

迷魂者毕赣

□ 撰稿 | 牧 群

2015年，毕赣用他的《路边野餐》狠狠给正在野蛮生长的中国电影上了一课：如何用很少的钱，拍出有意思的电影。三年后，有了钱的毕赣，试图把赤贫期的《路边野餐》移植到《地球最后的夜晚》，给那顶有趣的草帽镶上钻石，帽子似乎还是那顶帽子，却有了一股暴发户的味道。到了这次的《狂野时代》，毕赣终于像个财务自由的艺术家的来了一场华丽而疯狂，却又似乎不必计后果的梦境之旅。

片中的五重梦境，依次对照“五感”的视觉、听觉、味觉、嗅觉、触觉，与最后一章身死即意识消散，组成东方佛教关于六根、六识、六尘的哲思。“迷魂者”经历眼、耳、舌、鼻、身、意的“洗礼”，色尘、声尘、味尘、香尘、触尘、法尘之“六尘”皆破，最后是归元与平静。导演还试图通过“苦妖”等东方魔幻元素引发好、坏、美、丑、贵、贱之“六衰”的思辨，而费尽心机的老千最后的报应，则可谓劫持一切功德法财之“六贼”。

第四章里，“特异功能”的小女孩问：“什么东西离开身体就不再拥有？”生活经验告诉我们谜底是“屁”，但第六章的内容又似乎给出了另一个答案，即“意识”，进一步说，生命消散即六识俱灭。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切毫无意义，第一章“大他者”拆开“迷魂者”时，导演便给出了他的答案——电影是他的心脏。



其实导演本人就是那个“迷魂者”。影片所有的思考，包含各种东方哲思，所有的手段，包括致敬的所有西方影史，皆为毕赣精神状态的投射，亦是导演内心孜孜追求。都说电影是造梦的艺术，而导演则是造梦之人，到了毕赣这里，梦之狂野，简直恣意妄为。

具体来说，“迷魂者”的五重梦境，前两个破碎而奇幻：第一重事关电影本体，亦是电影的解构，“大他者”移步易景，电影幕后台前，一如视觉魔术。第二重现塔可夫斯基“刺穿双耳才能穿过镜子”的寓言，事关创作上的破与立。接下来三个梦境的影像越发写实：第三重梦境事关心灵与救赎，第四重梦境关于金钱的贪图与得失，第五重梦境是35分钟的超长镜头。

“大他者”，或许就是毕赣心目中的观众——观众发现他、揣摩他、给他各种“梦境人生”，给他斑斓的电影生命，然后在做梦能力枯竭时归元复平。而他，毕赣，在电影导演里是不甘平庸，要做最会做梦的那个，纵使他的梦往往让观众不解，甚至是观众心中卡西莫多式的怪胎。他并不怕成为观众心中的怪胎，他甚至期许成为电影怪咖，但他期许《诺斯费拉图》式的触感、咬合与献祭，遇见一见倾心的，哪怕不知姓甚名谁，他也甘愿被吸血。最后，他还期许油尽灯枯时，观众“大他者”母亲般的送别。民

